



大明宫词

——四十集电视连续剧(故事本)

郑重 王要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宫词(故事本)/郑重、王要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5

ISBN 7-80153-265-1

I. 大… II. ①郑…②王… III. 电视故事—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719 号

大 明 宫 词(故事本)

著 者: 郑重、王要 著

责任编辑: 陈先荣

封面设计: 潘岱予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
2号/邮编: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140 千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125

插 页: 8

印 数: 10000 册

印 次: 2000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53-265-1/I. 025

定 价: 19.80 元

第 1 集

贞观初年，长安城阴雨连绵，数月不断，使整个长安古城都浸泡在一片晦暗苍凉之中，通过各种隐秘的途径从宫中流传出来的关于皇后武则天怀孕的消息似乎在佐证着这样一个预言：上天将赐予大唐一位高贵非凡的公主。

大明宫笼罩在一片霏霏小雨之中，在空寂迷濛的后宫回廊之间，移动着一支行色匆匆的队伍，潮湿的空气浸透着他们的衣衫，连同他们的表情，连绵数月的霪雨已经完全摧毁了深陷在这座庞大宫廷中的人们的最后一丝快乐的心境。在这一片灰暗、压抑之中，只有队列最前面一个高额宽颐的女人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神态，她目光明亮，疾步如飞，身怀六甲的臃肿的体态似乎无法阻止她敏捷的动作，更为她更增添了女人难得的高贵。宫女们跟在后面，手里拿着用来接生的各种器具，太监王伏胜不住地劝说：“太后您不能跑，慢点！要不皇上非怪罪我们不可！您不能跑！慢点，慢点！”

与此同时，朝堂上气氛肃穆紧张，朝臣们跪在地上，他们一致恳求唐高宗李治发兵，征讨突厥，收回已经沦陷的西北五



省,不能再犹豫了,否则国将不国。李治被朝臣的劝谏所振奋,同时也有些犹豫不定,此时武则天匆匆进来,当堂跪下,“臣请圣上从速发兵,以缓边境燃眉之急!”所有人都很吃惊,李治不由自主地起身从龙位上站起来,扶起自己心爱的妻子,低声埋怨道:“媚娘,你怎么来了?别动了胎气!”武则天推开李治的双手,“臣妾请皇上马上发兵,五省已经沦陷,突厥长驱直入,再纵容他们的话,大唐基业将危在旦夕!”李治感到奇怪:“不是说孕期应避免战事,避讳血光吗?”武则天慷慨激昂地陈辞道:“我腹中之子与大唐基业比起来,轻如鸿毛。现在是危机时刻,请皇上以国事为重。”李治的心情一下轻松了,“好!说得好!这是皇后对大唐的一片心意。”所有大臣都被武后的气度所打动,名将裴行俭出列跪地,慷慨陈辞:“我要亲战突厥,保证在十日之内,凯旋而归,把突厥打到关外。”李治被跟前的情景所打动,他庄严地发出了征讨蛮族的宣战令,“传旨,即刻发兵,讨伐突厥!”众臣群情激昂,所有人齐呼万岁,异口同声地说:“谢皇后,大唐基业将永远记住这一天。”武则天深情地注视着李治,即而晕倒在大堂之上。

经过了一天的喧闹之后,武则天精疲力竭,被宫女小心翼翼地抬回内宫,她已经没有一丝力气,沉沉睡去,她做了一场恐惧的噩梦,她梦见萧淑妃与王皇后披头散发来到她的床前,她们满身鲜血,用最恶毒的言辞诅咒她,“你心如蛇蝎,你为了争夺权力,为了陷害自己宫中的死敌,掐死了自己的女儿,我们是被你害死的……”梦中的武则天惊恐万分,高声呼救:“我没有杀死自己的女儿,我没有杀人!”武则天被自己的梦话惊



醒，发现一群诚惶诚恐的太监围在身旁。武则天感到万分恐惧，她立即恢复了常态，严厉地盘问太监：“你们刚才都听见什么了？”武则天问每一个太监，众太监们特别紧张，异口同声地回复到：“您刚才什么也没说，只是哼哼两声。”武则天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她知道她内心的隐秘已在不经意中泄露出去了，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对她构成潜在的威胁。她心烦意乱地挥了挥手：“都下去吧。”太监们正要离去，武则天喝道：“慢着……”太监们不知所措，战战兢兢地望着武则天，武则天轻轻地咳了一下，“从明儿起，你们不用再来了……”

几天以后，武则天身边的太监全部换成宫女。

韩国夫人的寝宫布置得非常奇特，四面的墙上挂满了镜子。李治从镜子里看到好几个韩国夫人朝他走来。早晨刚起床就感到了刺骨的腰疼……

他信步起到门外，一对宫女正从远处默默地走来，在宫女的人群中李治看到了春，她也挺着肚子，步行蹒跚，明显有怀孕的迹象。李治叫住了她。春忧伤地看着皇上，李治问：“你这是上那儿呀？”春说：“皇后下旨，让我们都进她的宫里，把太监换出来。皇上，您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快临产了，皇上您得给我想个办法。”李治眉头紧锁，不知如何是好，“行了，知道了，你先去吧，注意点儿休息。”

为保佑生产顺利，武则天招来了五百个尼姑为她们母子祈祷。她在佛前祈祷着：“孩子，我知道你快降生了。你别再折磨我了，已经十二个月了，你不要嫉恨母亲。我知道你投胎来世一定还是个女儿身。你不要害怕，母亲会偿还欠你的一切……”武

则天虔诚地祈祷着，她对未出世的女儿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复杂的心理，她认定这个既将出世的孩子是多年前被她掐死的那个女婴的转世投胎……

春来到寝宫，开始侍候武则天，很快就被武则天明悉了秘密。武则天拉住春的手，冷冷地问：“你几个月了？”春企图掩饰，但被武则天冰冷如刀的目光所震慑，只好说实话：“已经六个月了。”武则天又问：“皇上宠幸了你几次啊？”春吓坏了，扑通跪下，说：“皇上就宠幸我一次，求您饶了我。”春不敢说话，她的脸一下变得惨白，她已经预感到了一种巨大的不祥。武则天说：“你别害怕，起来。皇上也是男人吗，他自然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有什么办法。你下去吧。”春怯生生地退下去。

这时，武则天又开始剧烈腹痛了。御医们跑来，又开始做临产的准备。李治闻讯赶来，以为这次可真要生了。这种状况已有很多次，御医们天天守在那儿，无计可施。这次还是没动静于是忍不住了，大怒：“你们都是干什么的？都给我退下！”武则天阵痛过后，平静下来，劝道：“你跟他们喊什么？也怪不得他们……我觉得冥冥之中好像有人在跟我作对，让我生不下来……”李治坐在武后的床边，宽慰她，劝解她别胡思乱想，最后李治吞吞吐吐地说：“有个叫春的宫女刚来过……”武则天说：“是呀，怎么，皇上想要她？”李治推托，被武则天揪住话碴：“皇上是不是想封她做才人呀？”李治说：“你想到那儿去了？她只是一个宫女，我看她也怀孕了，挺不方便的，你就放了她，让她把孩子生下来。”武则天说：“也是。不过，咱们这些宫女也该管管了。皇上，我有个主意，把她赐给我，让她

做咱们孩子的奶娘吧。”李治只好把话吞了回去，说：“行，这也行，也算春的造化。就让她当奶娘吧。”

每天，春都在自己小屋的佛龛前祈祷母子平安，她抚摸着腹中的胎儿，表情复杂，她期望能逃过武则天的迫害，她不希望自己悲苦的命运再一次落在孩子身上……

半个月后，武则天仍坐在帘后辅助皇帝处理政务。李治在玩着手中的一枚铜钱，叮当的声音更衬托出朝廷因为紧张的战事而造成的不安和寂静。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重大的消息。突然，李治手中的铜钱从桌上掉下去，滚到大臣脚边。李治突然说：“这是怎么回事？战表怎么还不来？”他已有些失态。武后赶紧安抚他，悄声说：“请皇上镇静。您别慌，您要是慌了，别人就更耐不住了。”正说着，一士卒飞奔而来，他上气不接下气，显然是赶了很长的旅途，“大总管裴行俭大将军一路渴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战了七天七夜，伤亡惨重，大雪纷飞……”李治急不可待地说：“你赶紧说，是赢了还是输了？”士卒这才明白皇上的心情，赶紧禀报：“赢……赢了。”武则天在后面一下站起来，高兴地脱口而出：“好！”话音刚落，只见她“哎哟”一声，大叫：“快，要生了！来不及了！皇上快叫御医！”李治也慌了，“快，快叫御医！”

众大臣更慌了，一拥而上，不知是怎么回事，一时间，龙台上围满了一堆人，御医赶来，众人给他让道。突然，一个婴儿嘹亮的哭声响了起来。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帘后，传来武则天虚弱的声音：“剑！剑！”李治急忙从一侍卫腰间抽出一柄剑，匆忙递了上去，御医斩断脐带。李治的双手托起孩子，特



别高兴，一回头突然发现所有人都站在他身后，感觉有点不体面，于是说：“你们怎么都上来了？”朝臣皆惊，面面相觑，慌忙地退下去，跪下。李治哈哈大笑：“我要大赦天下……这个孩子给大唐带来了和平，就叫她太平公主吧！”

伴着太平的出世，春的孩子也出世了，她特别高兴，望着怀里的孩子，一脸的幸福。正在此时，两个太监闯进来，春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惊恐地睁大眼睛，太监宣旨：封春为太平公主的乳娘，五品官位，赏御酒，即刻进宫……春泪流满面，接过御酒喝下，此时，太监顺势抱走了春的孩子，春惊恐万分，追出门外，刚想呼喊，但突然发现自己已说不出话来，她绝望而痛苦地掐着自己的脸，顿时昏死过去……

太平的乳母春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她对她的感情、关爱、责备、喜悦，全部孕藏在那里面，只有太平一个人知道她在说什么，但她永远不知道，她为什么不会说话。

因为这是宫中的一桩丑闻，武则天杀死了春与李治的私生子，又给春服下了哑药，使这悲惨的故事永远淹没在大明宫漆黑的阴影中。

第2集

为了庆贺太平满月，朝廷在薰风殿招集天下有名的画师为武则天母子画像。太监、宫女们正忙着布置画室。武则天在梳洗打扮。她容光焕发，光彩照人，不时地与周围的人开玩笑。武则天笑盈盈地对宫女道：“你们看我，都三十八岁了，生完孩子，好像年轻了许多。”

屏风后，乳娘春在给孩子哺乳，她看着太平想到自己的孩子，十分伤感。

朝堂上，李治倦怠慵懒，大臣们也被他的情绪所感染。某大臣正有气无力地禀报：“关中大旱，已近三年，如继续纵容，臣敢断言，不出一年，关中皆病夫……”李治漫不经心地看着、听着，或者盯着某些东西出神。他的精力根本无法集中在朝廷的政务上。李易甫刚要开始陈述，李治突然打断他，说：“李大人，听说长安城的古井，昨天喷了点水……”他对朝廷的政务颇感厌倦，他感兴趣的只是长安城中的奇闻异事。又一大臣出列奏报，“皇上，关于定州的虫害，该如何处置？”李治习惯地回头，说：“皇后以为……”话一出口，他才意识到皇后没在，李治显得有些尴尬，大臣们都注意到李治因为武则天不在的失落。李治伸了一下懒腰，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奏折，心烦



意乱地说：“就这么着，散了吧。”

此时的武则天正在画桌前巡视，看着为她画好的画，但都大同小异。她不太高兴，说：“我让你们画得是母子连心图，你们画得哪里有母子连心的意思？你们都是什么画家呀？”众画匠不敢言语。当武则天看到最后一张时，停下脚步，图中的母亲有点像普通妇女，怀抱孩子，孩子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温馨。武则天问：“这是谁画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小画匠说：“是我画的。”武则天说：“你为什么画成这样？我穿的可不是这种衣服呀！”小画匠说：“我在画您的时候，想起了我的母亲。我从您的身上看到了我母亲。”武则天特别高兴，赞许道：“这是一幅好画，这画才真正体现了母子连心。”

武则天回到寝宫，太平已睡着了。太监进来把奏折往桌上一搁，说是皇上的意思。李治随后也到了，他要求武则天重新担负起批改奏章的任务。皇后不在的日子里，李治才更加认识到武则天的重要，一旦离开皇后的帮助，政务就陷入一片混乱，李治根本无心也无力应付如此众多的庞杂的事务。他要求武则天尽到一个皇后的职责，武则天问道：“什么是皇后的职责，难道像一个男人一样批改奏章才算尽职责吗？”李治语气软了下来，半带央求地道：“媚娘，你得帮我……”两人经过一番商讨，最后李治决定让武则天就抱着太平临朝。

寝宫。屋内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春抱着孩子，怎么哄也不成，武则天走到帷幔后面，春哑语着，不知怎么办。武则天把孩子抱过来，突然，太平就不哭了，仰着脸向上看，武则天随太平



目光看去，只见李治正举着一个皮影，在太平头顶上晃动着，活泼顽皮的人影吸引了小女孩的注意力。武则天问：“你哪来的这个？”高宗说：“是原来西域献给父皇的。”武则天说：“看来这孩子喜欢皮影。”太平竟然看着皮影乐了。

后宫庭院里堆满了各国敬献的供品，每一堆都贴着标签，有西域敬献的月光玉杯，有天竺供奉的佛牙，还有婆罗门的黑珍珠，波斯的孔雀石，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武则天凝视着这些供品，满心欢喜地说着：“这些东西够公主用一辈子的。可惜，我当时就没有这样的福分。”

李治刚接待完使节，满脸春风地从院外走来，武则天忙迎上去，“皇上难得这么高兴，你看，这些全是番使们给公主敬献的奇珍异宝……”李治一回头说：“王伏胜，还不赶快给两位公主送去？”武则天面露惊讶之色，不悦地道：“公主？哪个公主呀？我还以为这宫里就太平一位公主呢！”李治意识到皇后的敏感，尽量推辞，说：“太平还小，先给那两个公主吧。”武则天这才意识到还有另外两位公主的存在。王伏胜正要把东西搬走。武则天拦住，指着一盆花，问：“这是什么？”李治不知道，就把上园属令找来，询问奇花的来由。上园属令进来，说：“这花我养不起，在印度必须是皇亲国戚，严格选择高贵的手，必须心得虔诚，清心寡欲。在花开之前，要净身，净欲。一旦红白莲同时开放，对人象征着大富大贵，对家庭象征着和睦，对国家象征着兴盛。”武则天听着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说：“那太好了，两位公主当为首选，封王皇后的女儿莒阳公主为红莲公主，萧淑妃的女儿为白莲公主，把花送到后宫去，



即刻让她们抚育圣花。”李治不情愿地说：“准了！”

武则天不露声色地软禁了两位公主，她终于彻底清除了自己的敌人留在宫中的最后一丝痕迹。

母子同时临朝，三年有余，太平已经习惯了大唐最肃穆的气氛。朝堂上，正在议论关于干旱的治理，一派朝臣说要赈灾；另一派建议黄河改道。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太平不知不觉从帘子后跑出来，仰脸看着大胡子裴炎。太平把裴炎的玉佩解下来，裴炎正在陈述，无法理会她的胡闹。太平拿着玉佩站在他面前，裴炎垂眼看着这个小人，拿她很无奈。太平蹲下来，一条细细小河流淌开来，流到裴炎脚下，太平“哇”地哭了。李治听到哭声，从萎靡中振作起来。一看是太平，急了，说：“你怎么跑那儿去了？给我上来。”武则天在后面说：“把孩子抱上来，她怎么哭了？你怎么弄的？”裴炎尴尬道：“她尿了。”武则天受到启发，她突然找到了平息双方争吵的办法，“孩子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吗？没有什么好争的，花多少钱也必须把水渠修好，这是上天的旨意……”

第3集

在太平能走路之后的日子里，母亲和她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每天只有春和她在一起。因为，母亲越来越忙，很少有时间来看她，她感觉到特别的孤独，怎么说也没有人理她。整天一个春，也不会说话，宫里安静的让人心慌……太平想出很多点子，为的是让母亲注意她……

太平在房梁上挂起了白绫，白绫长长地垂下来，太平把小脸伸进白绫里，故意把眼闭上，还伸出了舌头。宫里的奴仆们吓坏了，大喊：“不好了，公主上吊了！”所有人都慌张地跑来，不知如何是好。太平翻着白眼，春闻讯跑来，“扑通”跪下，但她不敢上前。这时有人着急地喊道：“赶快去叫皇后。”一行宫女匆匆地跑了出去，其余的人跪在地上傻傻地等着。

梁上，太平小声对春说：“春，你别害怕，我在吓唬母亲呢。”春刚要起来，太平说：“跪下，你跪下呀！别漏馅儿了。”春又赶快跪下。太平说：“我母亲怎么还不来呀？”

武则天赶来了，一进门就识破了太平的把戏。武则天厉声斥道：“你给我下来。”太平一吐舌头，说：“母亲，我死了。”武则天不动声色地道：“看来她真想死，那走吧，我成全了她！”太平忍不住了，大喊：“母亲回来！”武则天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太平说：“我就是想让您来看看我，我好久没见您了。”武则天又气又怜，眼圈突然红了，沉默片刻，才用充满怜爱的语



气责怪道：“你看你把宫里搅得这么乱，以后不许再这样了。下来！”太平退下绳套，无趣地从桌上下来，在武则天怀中撒娇说：“我想要母亲陪我玩会儿。”武则天说：“那你去换衣服吧。”太平异常兴奋：“母亲，你今天要陪我一起玩呀！”武则天望着她，眼眶居然有些湿润，她上前抱着太平，抚摸她的脸说：“对，今天有马球赛，我本来就要带你去的。”

马球场上，弘、贤正在打球。显、旦在一旁观看。武则天和李治似乎在看着球场上激战正酣的场面，同时他们议论着各自对几个皇子的不同看法，他们看着烟尘中忽隐忽现的皇子们的身影，谈论着每一个孩子。他们认为旦这个孩子总是不愿意动，清心寡欲的，还爱玩鸽子，难以捉摸，显只是一个糊涂孩子，永远长不大。最后谈到弘和贤。李治认为贤不错，有智有勇，从他球艺中就能看出来。武则天则觉得弘不错。贤略显浮躁，弘更沉稳，也比较仁义，而且是长子。说着说着，球场上的争斗突然停住了，烟尘落下，球场中央浮现出一个红衣小女孩，是太平公主站在那儿。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武则天立刻站了起来。春吓坏了，赶紧往场地跑去。

弘在马上，弯腰一把将太平搂抱起来。太平还踢踢打打地，说：“我也要打马球。”弘离开球场，把太平送回看台。等他在再回球场时，发现贤已趁机进了一球。

太子学堂不仅是皇太子学习的地方，也是皇位争夺的战场。这天，几个皇子、公主在太子忠的位子旁聊天。魏国夫人、韦氏也在。课堂中只有太子忠的椅子是明黄色的。今天太子忠



没有来上课，显神秘地说：“太子忠给送出宫了。听说母亲把太子忠给废了。”韦氏问：“为什么？”显说：“那还不简单，忠不是母亲亲生的呗。”于是大家就看着这张神奇的太子椅。这是皇室的孩子第一次讨论有关权力的事情。他们对前途、命运以及未来的认识是从这张具有象征意义的椅子开始的，从这独一无二的明黄色开始的。弘说：“那这椅子谁坐呀？”

贤稍微晚来了一点，拿着一把马球杆，非常兴奋地大声说：“快看，这是父皇赏给我的！据说是太宗皇帝的球杆。”说着像舞剑一样“嗖嗖”地挥动起来。大家一拥而上欣赏他的球杆。弘没有过去，他意识到这把椅子也许就要让贤坐了。

这时，上官仪来了，宣布有一件大事要告诉大家。所有人都慌忙各就各位。“立太子……”上官仪咳嗽了几声。大家静下来，眼巴巴地看着他。上官仪接着说：“立弘为太子……”弘愣愣地跪在那儿，一时无言。贤看着弘，球杆“啪嗒”摔在地上，心里非常苦涩。上官仪请弘入位。弘站起来，压抑着激动，整理整理衣服，走到座位旁，正要坐下，太平突然跑过来，抢先坐在椅子上。弘小声说：“起来。”太平说：“不就是一把椅子吗？这就算当太子呀？不就是坐这个椅子吗？那我现在就是太子啦。”弘说：“当太子可不那么简单。”太平说：“有什么不简单呀？”弘挺尴尬的，说：“太子必须是长子。”太平说：“忠哥哥也是长子，为什么不让他坐，要把他送走呢？”弘说：“忠哥哥不是母后所生。”太平又说：“那显是母后生，为什么不给他坐呀？”弄得弘没话可说。于是他看着上官仪说：“老师，您赶快想个办法吧。”上官仪望着身边的孩子们，神情肃穆地说：“你们作为皇子，责任重大，要学好本领，为将来管理天下作准

备……”

显没注意听，玩着手中的香囊，腰带上又挂满了一圈香囊。一会儿拿这个闻闻，一会儿又摸出那个闻闻，还拿给韦氏闻。韦氏不爱理他。贤为发泄心中无名之火，拿马球杆把显手上的香囊打在地上，说：“真没出息。”贤让显去把父亲找来。显溜了出去。太平还在和弘捣乱，说：“我也明白你这道理，可是我已经坐上了，你就让我坐一天。坐一天行吗？”上官仪和弘都很为难，坚持让太平下来。太平不从。

正在此时，李治、武则天来了，王伏胜跟在后面。李治很生气，说：“太平你给我下来！”太平害怕了，不情愿地下来。李治说：“你知道什么人才能坐在这把椅子上吗？”太平低垂着头，不语。这时，武则天在李治身后发话了，“你跟她生什么气呀？！她还是一个孩子，什么也不懂。”李治驳道：“她已经不小了，也应该懂事了。现在宫里越来越没规矩了。”武则天说：“宫里没规矩的事多了，你想废哪个呀？”她转头又问太平：“你喜欢这个桌子吗？”太平说：“喜欢。”武则天问：“为什么喜欢它呀？”太平说：“颜色好看，它是黄色的，我不喜欢我的桌子，颜色太黑。”武则天说：“那就给她也做一个黄的。”王伏胜在一旁听得直皱眉头，上官仪在旁边不停地咳嗽。李治非常生气，一挥手走了。王伏胜在后面跟着，走着走着，李治突然就站住了，往回走，看着院中的蔷薇，说：“把它都给我摘了！谁让在牡丹园里种这么多的蔷薇？不知道牡丹是咱们的国花吗？！”王伏胜说：“这是皇后从定州带来的蔷薇，长势特别猛。”李治皱着眉头。王伏胜试探地问：“我让人给拔了？”李治迟疑地说：“算了，让它去吧。”

太平被带到女红坊。武则天以她自己的方式教育太平，说：“你是太没规矩了，”她指着身后的宫女仆人说：“知道你为什么跟他们不一样吗？因为你是公主，人和人是有区别的，有等级的，有男女尊贵卑贱之分……女孩子要有女孩子的本份。”说着，武则天把女红坊的主事叫过来，说：“我现在就把她交给你了。从今天开始就让她开始学纫针，必须要纫一百个。”女红坊的主事一直把武则天送出门外，当她回来时，太平已经把针扔了一地，最后把手扎破了。她不耐烦地不干了，并开始向所有人分配任务，说：“你们都过来！下午之前必须给我纫好，要不斩了你。”奴仆们不敢说话。太平开始监督着每个人，她看到一幅绣了一半的大型刺绣，便问：“这是什么？”女红坊主事告诉她，说：“这是您父亲准备送给波斯的国礼，咱们大唐国花，牡丹图。”太平说：“牡丹图？这不是牡丹图，这算什么牡丹图呀？！怎么全是牡丹？没有蔷薇哪有牡丹？！蔷薇和牡丹总是在一块儿的。你看咱们后院不都是这样吗？”女红坊主事说：“不能绣蔷薇。”太平说：“为什么不能绣蔷薇？我看到的就是这样，你必须给我绣！”女红坊主事推托说：“要不然我请示一下皇上？”太平说：“不用请示。我是公主。”太平学着母亲的样子，说：“人有贵贱之分……我是公主，你们应该听我的。”女红坊主事说：“那就照公主的意思办。”

几天之后的大殿上，波斯使节来到长安。李治对使节道：“我这里备了一份薄礼，望您能献给贵国陛下！”卷轴徐徐展开，“这是大唐的国花，非常高贵典雅……”李治定眼再看时，牡丹图上出现了很多蔷薇。李治一时语塞，有点不知所措，又不好当着波斯使节发作，“当……当然蔷薇与牡丹也是经常相